續高士傳

續高士傳總目

徐氏校刊

續高士傳序

淮南陶　澂譔

著書之能前知有二其人膺心末學弗傳也傭耳僦目無所指歸亦弗傳也如其人寡欲修潔不爲埃壒之所溷譽而又曠然淵然閒抉心眼於數千百年之上即扄戶守獨不立語言吾亦信其必傳於後無疑矣予友高子雲客少遭喪亂自江左還舊鄉褌衣蔬食塊處蓬室肆力於學不躐不惰取益於友不汎不隘所謂寡欲修潔自全其天者與嘗蕭然窮巷中俗士曾不得至其門而五父之衢亦無能尋其履綦之迹然則不爲埃壒之

所頌謇固其宜已計生平著書獨多今年春續高士傳又成攷其全編始晉皇甫士安斷於有明之穆廟中閒千餘年共得一百四十三人徵顯闡幽循名責實起辛丑八月至壬寅二月始告成事將圖藏之以待異日子雲而陼六先生力分俸錢彊其梓行於世高子自謂艸野膠固之性與予略同俾予先爲序之予讀之已而嘆曰有是哉高子之弗合於世也自予有知識以來先生長者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學其初莫不嘔心帖括兾博一第既售則又仰希榮膴朝夕百謀或左右之與游必相與計須田宅幾何僮妾手指幾何米粟絲帛及貸

人金錢幾何促坐指畫語刺刺不少休終身於茲無復遺悔若夫穲秏不贈裋褐不完者踽踽過乎其門則未嘗不目為傎且怪也今高子生今之時棄今之學即生乎前古亦不免為見肘決踵桑樞蓬戶之徒而況承茲末流觸物齟齬空乎寄託鉛槧以全其天夫豈朝夕百謀者所能知也哉烏乎其尤可感歎也已昔宋龔開作傳而於文宋瑞陸君實之事獨詳程克勤作遺民錄而載瀛國公事復援余應詩為證此皆信史之所不及有事纂述者不能不存其實也高子之續是編固各有指歸然而開抉心眼於古之人纖悉畢具俾讀者如見創

髮如聞嘆噫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予嘉高子之有而似之也乃爲序之如此

續高士傳序

同里陳日浴譔

古嘉遯君子自重其道不欲詘節以求世知遠迹巖穴樂生適性以全其眞至使世主欲見而不得致致亦不能羈以利祿天下所以慕卬其高迨夫政教衰道義薄類反以山林釣名往往隨時俯就在朝又不能卓有所建立故處士取純盜虛聲之譏孔子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此亙其難也易曰遯之時義大矣哉故或有執志而猶有所待者也或激於垢俗疵物而將以矯世者也或有見於幾先而佯狂以自全者也迹之

往史誠甚異不同然要之則觀乎時之治亂而已夫時之治亂道與爲隆污然古之君子不惟亂隱治亦隱則又何也夫治安之世致君澤民迄可以行志而冥然長往此豈非無益治亂之數者耶又奚取然而君子則以政化既以平風俗將日以淯復吾一出而仕不能少有加與於其時者吾猶竊羞之毋甯隱也此所以雖治猶隱也亂世文網密爵祿爲害生之甘餌君子知不能行其道而隱也固矣法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菁遠害也近世士朝加印綬夕膏斧鑕計猶且爲之非寘不隱此莊生所以致嘆於孤豚也智不如鴻遠矣昔

者泰始初元晉業方隆天下士爭以功名自喜皇甫謐以閎智之才終其身不仕晉不再傳宗藩更入執朝柄士大夫牽率就戮苟謐而仕禍亦幾不及其身然何若逆睹其事豈非所謂有見於幾先者耶余友高子雲客嘗讀謐所作高士傳嘉之因爲之續而首以謐接其傳雲客臧否嚴去取斷凡名入仕籍後掛冠者黜迷溺於黃老佛之學者黜爲其無遠鑒之識而佹得於一試也爲其才不足以濟時行不取法於先聖蓋有託而隱也雖以二陶之賢其最著已以其迹適有類於是終不得列夫是篇其他則又奚論夫淵明之隱爲晉也使晉不

爲宋淵明未必不仕也宏景雖名儒者晩乃溺於服食求仙之事不繫乎時而隱者也此雲客之所以不取也余嘗攷經籍志嵇康有聖賢高士傳阮孝緒有高隱傳虞槃佐宗測劉沓周宏讓亦續有高士傳孫綽有至人高士傳贊不知此數家去取與雲客同然否也夫前乎謐與後乎謐作者至多然皆未有其傳傳者惟其謐也今則雲客謐起陶唐迄魏二千年凡九十八雲客起晉至明穆廟一千三百年凡一百四十三人明國史未備今先殇摭諸家所紀傳者入之尙以待異日自明以上其有散見於傳記非正史所載者附於後

續高士傳序

檇李屠 爌撰

人之自愛其才甚矣人之樂自見其才甚矣愛其才宜必樂自見猶應龍之迅天飛神鸞之輝九苞也古之高士蘊閟抱奇道希虞夏才匪易矣顧遠引不試視當世爲泰越土苴華腴甘作勞躭寂寞豈其性異人歟抑無所短長處鐓乃善全歟熱於就名類先潛歟夫才爲世用用以時行苟不相得大至毀裂輕乃損劍天球夷玉不以禮南郊薦東序剖而爲雜佩非不寶燿也失其質矣百尺之錦衣被負販祗益姍笑故才與時違者甯獨

搶攘夌轢畏若探湯卽運當出險小康承籍而君子自審不輕投足愛之甚斯見之難也漢高之世文終文成已入帷幄比肩戶牖剃通猶所不願況於黄綺于陵語光武曰陛下似差進此其不爲杖策仲華亦已審矣自晉以來道薄氣衰佐命之豪每遜其主功業成就不敢望漢何論三代將世實無才人不盡用此其故未可爲中智以下者言之然則雲客續高士傳託始太康不[illegible]爲撥踵皇甫矣天地靈異鍾枉英傑識量今古揆測躔度權衡君相絜之以已污染之俗誰與廓清卽有異數浮慕無取是不可出開創之代人畏湯火或爲燠休歸

之如流已饗其德孰論繩墨禮樂百年賢主鬱鬱是不可出承平之際上下媮安一旦革易賈生所難旅進旅退有靦予顏又不可出黃唐既邁吁嗟默默高士有心復泯其迹彼世之詫盛事慶奇遘者繇君子視之皆其文具支離不可與深言者也然則士安得獨自高有不得已然者才與時實使之矣顧晦之曰吾爲耕夫爲樵叟漁父不材之木可終天年情歟否歟才之大者用不偶時之眹者才不試愛之甚斯見之難也而世之人徒以爲有所不屑不亦輕於量高士乎雲客之輯書也以傳系人以贊系傳猶易列象爻詩陳比興不深言其故

俾悟者自察焉其心亦有不得已者然矣雲客取舍精
擦采覈裁飾唐宋後諸傳簡雅入古齊驅遷固𥳑攬文
辭具見良史其義例可尋者諸敘縷縷發之獨其意有
所屬陵藪朝市不可以槩余爲指其大略雲客將曰是
夫也多言矣

續高士傳序

錢唐胡　介撰

才生天地爲天地用道備萬物爲萬物榮有人焉懷才抱道視天地爲蘧廬等萬物於芻狗而曰吾高士也嗟乎世亦何賴有高士哉胡介曰是以論其世也或亦有所不得志於其間者乎五倫人可自盡唯君臣之際有得不得焉得則爲陶漁爲版築甚而爲鷹揚五羖世賴有事功不得則爲蹈海爲鑿坏甚而爲叩馬斬袪世賴有風節事功爲天地萬物用風節爲天地萬物榮君臣之道以事功著君臣之倫以風節存然則不得志於君

臣而遂不敢得不忍得焉非外君臣也正以存君臣也吾友高子雲客閩南高士也天才至性篤於人倫讀晉元晏先生高士傳而有感也爲傳繼之其文雅馴其事核其義嚴其取予慎其寓意遠不獨以士之仕也比女子之字仕不得復士焉即逃於空虛而谿刻詭誕與溺於老莊浮圖而有託而逃者皆不入焉豈非以所不得者君臣也吾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猶得自盡焉故所列百四十三人中率孝友信義有高世之懷而不詭於行使後世不敢有潔身亂倫之高士所以存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也不得於君臣而終不敢得焉不忍

得焉亦所以存君臣也此或高子之志與嗟乎以高子之孝友信義篤於人倫其終得志於君臣之際與否吾不得而知特窺其閉戸箸書而首續高士傳也或亦有所不得志於中者乎是亦可以論高子之世矣

續高士傳序

建業紀映鍾譔

或謂作史者傳一代之事於世外隱淪寥寥不過數人以爲隱淪無益於世點綴史冊如河海之別溪硼大官之繼冰鎔也代不可無亦不可備吾嘗非之古高士莫尚於沮溺丈人諸人彼旣無心斯世而其意計猶在收羅孔子子路一輩其强力堅忍雖聖人有所不能是伊尹傅說不遇湯武終身耕田版築而已終身沮溺丈人而已而專引以咎士非持論之平也故通人達士恆有高士不恆有也忠臣義士恆有高士不恆有也天之生

之既如此此其少仁摩義漸之後或有酷烈則無有也崎嶇光復之餘或有簒竊則無有也士深自閉匿又如此固其不幸而爲當世所名更不幸而爲志乘所載更不幸而爲弓旌所物色高士之心已不勝苦而鴻飛霄舉超然滅沒殆不知幾何人矣史家者流類欲昭大其一代之書至空谷希聲勢不得不舉一而漏百豈得已哉作者之闕高士之光也高士以巖穴爲室廬以鹿豕爲妻子以松霞爲服食以天地爲邱墟以清泉白石日出入月盈虛爲自然之文章不磨之名姓後人緬邈元風挨志傳而企想其模楷慨詠咨嗟流風餘韻所謂太上

無名不可得矣汲汲逃名猶不失為次者乎晉皇甫士
安輯高士傳千餘年來絕響吾友高雲客淑身修行抗
志懷古爰采晉宋以來高士著為續傳鑒別精而義例
嚴歷祀一千三百取士一百四十有三重覈實也博接
正史貴信也間及文集外紀廣見聞也黜稗官懼失實
也人數百言名籍行事必賅刪煩就簡也係以贊志仰
止也贊必四言從古也或傳略而贊詳紀事詠歌廢一
不可也首謚志所自也去陶潛溥令也世遠道微後先
相望遂令唐虞以來沈淪隱匿之幽光闡發如在目前
覽者處綱淪法斁觚棱刓劮之時一對此孤迥卓絕之

操谿刻詭激之行何異廓廓沮洳中陡然華嶽三峰劈天插地有不瞽心洞目狂叫而痛哭哉嗚呼誦詩讀書可以論高子之世矣亦可以論皇甫之世矣或曰皇甫之書多齧缺庚桑之徒出莊列寓言非必實有其人不若高子斷自典午簡切而明備讀者更爲興起也予曰高士以無名爲名者也古無其人而何嘗無其事強名之以齧缺庚桑直高士之太上者矣廟食而俎豆之此其不祧者與辛丑十月七日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一

晉

續高士傳卷之一

侯官高　兆譔　　　石埭徐士愷校刊

晉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年二十就鄉人席坦受書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沈靜寡欲以箸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躭玩典籍日忘寢食或有箴其過篤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在天乎謐從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當之官人諷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作郡

而送之是貴城陽而賤梁柳非吾心所安也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作玄守論答之遂不仕後武帝下詔敦迫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書一車與之咸寧初又屢詔皆不應迺著論爲葬送之制令氣絕之後幅巾故衣遽篨裹尸惟齎孝經一卷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艸名曰篤終竟不仕

男子皇甫不仕於晉躬耕田野以樂堯舜涅而不淄磨而不磷冥冥鴻飛千秋獨振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旣出則大笑嘗往宜陽山中有作炭人見之與語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亦不應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康將別去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後不知所終

公和無家北山穴處編草被髮以游寒暑目送世人默然無語嗚呼嵇公保燿詔汝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雒陽宿白社中或乞於市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緜則不受著作郎孫楚數就社中與語載與俱歸京不肎止楚貽書勸之仕京荅以詩後數年遯去莫知所之於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

威輦何爲被髮入雒一絲兩絲行歌帶索咄咄孫卿拱之而作土牀詩篇凊風寥廓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儀爲文帝所殺裒少立操尙行已以禮痛父非命未嘗西向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家貧躬耕諸生密爲刈麥裒遂棄之知舊致遺者皆不受嘗有門人爲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吾德薄無足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人隨從者千餘人安邱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裒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曰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免之一縣以爲

恥袁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雒京傾覆寇盜大盛袁戀墳壟不去爲賊所害

袁也既隱矯矯令望帝殺而父坐不西向令役而徒步擔俛仰道高能容斯文未喪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也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作春秋調人左氏解公羊穀梁解詁百餘萬言嘗有客著鞾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

有稱其字者門人怒止客兆聞之趨進客客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具述上事且云多有所疑兆舉疑畢曰此易解耳假爲辨釋兆別叉立義客發難兆不能對已出門使門人反之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叉來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客亦不知姓名

兆治春秋百萬餘言何者客子跨衞叩門斷義已畢四座莫諠尚復能來芳躅思存

汜毓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累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

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墓所三十餘載晦朔躬埽墳塋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書郎太傅參軍并不就於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之年七十一卒

濟北之氾衣無常主毓三十載摩挲壟樹不事王侯何有愁苦不蓄生徒以師好古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以孝友聞釆梠求

食星行夜歸或至澥邊拘螊蜒以資養宗族勸之仕勃
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
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與屈生同汚其泥若汚隆之閒
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於郡府之閒乎聞君之
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帀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
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不與宗族相見後
母病篤詣雒市藥會三月上巳雒中王公已下幷至浮
橋士女如雲車服燭路統在船中曝所市藥幷不之顧
太尉賈充怪而問之擢以文武鹵簿使妓女服袿襹衒
金翠繞其船三帀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

此哭兒木人石心也歸會稽不知所終

仲御安貧拘蟣而食親親勸駕口張耳塞何物賈公

金翠相迫三市哭兒廢然無色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輒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行已純至類如此州郡公府辟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否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高密徐卿負末行篤義在則趨仕宦非欲計吏至臺輒訪安不司馬君臣正復不俗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雒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游太學升堂而嘆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雒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鵞出焉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鵞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明日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董養知幾長絕干祿游於太學欷歔仰屋蒼鸞高飛白鷺偃伏入山不早將及吾屬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父粲高亮貞正爲太宰中郎齊王芳廢詔爲侍中持節使雍州因佯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於是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喬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里邑元康中尚書郎王琨薦喬安貧樂道棲志窮巷老長彌堅除安樂令辭疾不拜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一無所就外黃令高頵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范伯孫恂

恂李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年七十八卒

范公佯狂傷心受禪令子將車侍疾無倦高棲未染名諱不衒處士之貴道褒乃見

庾袞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袞諸父幷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與弟子樹桑跪以受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亾作筥賣以養母袞妻荀氏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歲大饑

藜羹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袞輒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采捃尚多袞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閒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州郡交命皆不降志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授下夫之役太守知其不屈禮而遣之後攜妻子隱大頭山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有終焉之志將收穫與子悼下山中塗墜崖而卒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固窮安陋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

庾賢拾橡長幼以班荷斧杖歸州府之閒不降其志
不踰其閑免乎斯世而躓於山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宏農人也少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
夜誦讀不與人交通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商雒山衣
木葉食樹果撫素琴以自娛毒蟲猛獸依繞其旁劉元
海劉聰屢徵皆阻蟲獸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於渭汭
以壽終

文博絕世二劉交起安車蒲輪阻彼虎兕是知僞命
在野則止匪惟蒼天神明高士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豫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常冠皮弁躬耕山藪范賁蕭敬作亂秀避地巖渠鄉里宗族依憑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譙公潔身巢許之亞天屬委路俗士回駕峨峨皮弁耕於澤下八十老翁負戴不假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也兄嘉桓溫長史陋少而貞立淸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釣弋孤往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或謂桓溫曰孟陋高行宜引在府溫歎曰會稽王尚不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非敢爲高也卒以壽終

少孤絕俗時或釣弋獨往獨來望之莫卽宣武企歎

聞而引疾愧彼數奇益名高逸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寓居雒陽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瑯琊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雒陽令曹攄解之攄等不允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給府養馬輔之等入坐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免爲兵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雒陽陷避亂江夏王澄爲荊州遇之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牛一頭無居宅惟畜露車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荊土

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旣盡父子俱餓
死

憓矣孝孫滄澥橫流東瀛不周避地荊州有車一輛
有牛一頭王澄旣死壞車烹牛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父母終服
畢不娶辭家游名山雒陽陷步擔入餘杭大辟山倚木
樹開苫覆其上亦無壁障獨居十餘年恆著鹿裘葛巾
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采竹葉木實以自供人有致遺
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王導聞文名迎置西園朝士咸

往觀之文頹然箕踞旁若無人跨躡華堂如行林野溫嶠問問文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緣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後逃歸臨安結廬山中不復語惟舉手指麾以宣其意未幾卒

文舉熹遯山棲木食與獸無怖於人則匿嗟彼朝士迎觀狂惑蓬戶朱門道惟不憶

虞喜

虞喜字仲甯會稽餘姚人也獨立操行高尚遯世諸葛

恢臨郡屈爲功曹州郡察舉公車徵拜皆不就邑人賀循爲司空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甯咸初開累詔以博士散騎常侍徵不起束修立德高枕柴門怡然自足釋毛詩略註孝經爲志林三十篇年七十六卒

喜隱淵嶠立德立言大禮之使載道討論怡然自足高枕柴門千頃汪汪風徽若存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少尙隱遯躬耕好學家至貧儉未嘗入公府韓伯與同載誘俱入郡宣便於車後趨下

後伯遺宣絹百疋不受減至一疋亦不受伯裂二丈授之曰人甯可使婦無幝耶宣乃笑而受之屢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俱不就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其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庾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宣閒居以誦讀爲業譙國戴逵等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鄒魯年五十四卒

宣子純儒一介弗取畊田供養不入城府世師老莊裸裎爲伍陳留之野而若鄒魯

翟湯 子莊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也篤行純素不屑世事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耕於縣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敕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吏受教湯既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寄還寶寶本以為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庾亮臨江州束帶躡屐詣湯禮甚恭湯顧而笑曰使君真敬其枯木朽株耳掉頭而入成帝時徵國子博士不起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召固辭老疾不至子莊遵父操不交人物惟以釣弋為娛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君止去其一何也莊

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晚亦不復釣端居蓽門歠菽飲水州府禮命公車徵并不就

枯木朽株虛聲之樂貪餌吞鉤自物之召南山荷鉏北渚罷釣莊有父風湯誠德燿

許邁

許邁字叔元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邁獨恬靜不慕仕進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迹潛遯人莫知之邁乃往候探其至要以父母尚存未忍違親立精舍於餘杭懸霤山父母既終乃遣婦還家遠游海嶽永和二年

移臨安西山中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元字遠游與婦告別莫知所終

邁也士族榮名莫誘結廬中林以依父母父母既沒爰棄彼婦入於西山使全其壽

孫晷

孫晷字文度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恭孝清約獨處幽閒之中容止未嘗傾邪躬親壟畝誦詠不廢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親故有窮老數人恆往來告索人多苦之晷與相接欣敬踰甚寒與同衾食與同器周贍不倦會稽虞喜隱居澥嶠有高世

之風昚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爲妻喜戒女棄華尙素與昚同志司徒何充蔡謨先後表薦并不就年三十八卒未及大斂有一老父緼袍艸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於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莫之測也

異哉文度吳之小侯樂善周急布衣姱修有婦同志無年延留何者老父傷心悠悠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家於臨川不交世事居貧無業常墾荒田及以車獵魚獵所得或

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俱翼又以翻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卒於家

武昌郭翻墾田為食餘力漁獵不受世直吁嗟安西毋復相偪野人有舟傴僂來即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嘗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名焉大司馬桓溫

往造之先生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温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命伏滔爲之銘贊後卒於山中
鹿裘老翁古之沈冥石室獨樂氣當心亭遭彼桓公命客製銘遂爲世人强名瞿硎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昌黎九城山谷中冬衣單布寢土牀夏幷食於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焉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及見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勘得與言數年卒
鳳兮九城撫琴自適腐餐緼袍與福相借見迫鮮卑

毋忘泉石不言不拜甯同混跡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好學恬虛隱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吟詠巖閒欣然自得年踰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鄴見暐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嚴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佯狂暐送之還平郭未幾卒

子陽九十晦德不荒披褐至鄴徘徊侯王無復語言聊爾佯狂一介莫侮歸死故鄉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爲人好書鼓琴不樂當世武陵王晞聞其善琴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剡縣性益高潔以禮度自處斥放達爲非道晉孝武帝時累徵郡縣敦迫不已逃於吳武邛山會稽內史謝元慮逵遠遯不反疏逵超然絕迹將離風霜之患請止其召命帝許之太元後再徵不起卒

咄咄頌琴幾辱安道深處剡中秉禮娛老干旄在野投林自保會稽內史風霜縈抱

劉驎之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也志存遯逸不修儀操采藥衡

山深入忘返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驎之不就沖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媿遂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裋褐與沖話言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敕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官人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居陽岐在官道斥近人物來往必投其家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以壽終

隱居求志卓矣遺民裋褐斟酌事其家尊結廬道旁晉接人倫忘勞甘累亘覩日新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游思陰陽之術絕當世交通不應州郡之命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造之經日忘反退而嘆曰索公棄人所收收人所棄宅不彌畝忽忽九州形居塵俗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蔑以過之年七十九卒澹諡曰元居先生

偉祖高學發覆天地嘆悼孤生晉業將墜獨笑獨泣棲心顛頷黔婁莊生詎足擬議

皇甫方回

皇甫方回元晏先生謐之子也遵父操尚兼有文才永嘉初徵不起避亂荆州閉門閑居不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刺史陶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廙代侃既至以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已收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元晏哲胤潔身高尙士行引重平南相忌抱命見收華夷涕泗詎茲隱名浸爲禍餌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大尉侃之孫也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於長沙臨

淅山中結廬以居養一白鹿白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淛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轉逃羅縣埤山中莫知所終

陶公有孫少不婚宦讀易寡營心迹無患荷衣白鹿揮手親串煙駕淛洞亂流絕澗

光緒十有八秊太歲在壬辰仲冬月石埭徐士愷校刊

續高士傳卷之一終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二

南朝宋

南朝齊

褚伯玉　明僧紹
臧榮緒　庾易
宗測　沈驎士
吳苞　孔道徽

南朝梁

何點　阮孝緒
諸葛璩　沈顗
范元琰　劉訏
劉歊

南朝陳

續高士傳卷之二

侯官高　兆譔　　石埭徐士愷校刊

南朝宋

郭原平

郭原平字長泰會稽永興人也傭賃養親不謁官長父墓前有數十畒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恆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販質家貲貴買此田三農之月束帶垂泣躬自耕壟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緜一斤遺原平不受瑤之自往曰今歲偪寒建安緜好以奉尊上下耳乃受之居宅下濕繞宅爲溝宅上種竹春

月夜盜其瓜者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顚沛於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嘗種瓜歲旱瓜瀆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竟步從他道貨賣郡舉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餉米百斛固讓不受元徽元年卒於家

原平隱梓懷肉遺親晩學搆冢助彼凡民墓田之下神志悲辛詎惟高行結想人倫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湼陽人也宋高祖誅劉毅領荆州辟

炳爲主簿不起問其故曰棲邱飲谷三十餘年矣高祖善之炳妙善琴書精於言理入廬山就釋慧遠攷尋文義立宅江陵三湖閒居自休元嘉初屢徵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旣而輒哭尋理悲情頓釋愛好山水往輒忘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疾作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元嘉中卒

少文高棲閒居休適偕隱人亾神傷莫釋廬成衡岳老疾見迫悲矣臥遊隱情蕭索

孔淯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孔子二十六代孫也性好山水居會稽剡縣茅屋蓬戶庭草蕪徑惟牀上有數卷書除著作郎太尉參軍並不就與徵士戴顒王弘之王敬弘爲人外之游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淳之繫烏牟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共飲盡懽日暮而歸或怪之曰固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要之不至使謂曰卿不入我郡何爲入我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不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元嘉初復徵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七年卒

人外彥深殘書數卷田父之禮俯仰如見飛沈無心

所至何戀斯言有道與觀不倦

宗彧之

宗彧之字叔粲南陽人也炳從父弟少孤好學眞濟過炳宋高祖受禪徵辟俱不詘公私餽遺一無所受元嘉初陸子眞觀采風俗三詣彧之輒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艸萊之人少長壟畝何可枉軒冕之客子眞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卒於家

宗公眞濟孤潔自好高名集身人物傾倒曰予艸萊軒冕異道嗟今布衣攀援無告

劉凝之

徐氏校刊

劉凝之字志安小字長年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子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同乘薄笨車出市賣易周用之外則以施人嘗爲村里所誣一年二輸公調求輒與之元嘉初徵祕書郎不至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并遣使存問凝之荅書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僕楚王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臣堯舜也荆州飢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盡後攜妻子

隱衡山登高頂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
元嘉二十五年卒
南郡劉生萊嚴是師與婦賣易以行卜施衡陽十萬
俄頃濟飢高風盛事悠悠人思
龔祈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年十四鄉黨舉爲州迎西
曹不行謝晦臨州命爲主簿舉秀才除奉朝請平西參
軍皆不就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
此荆楚仙人也又徵太子舍人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
世事年四十二卒

徐氏校刊

孟道鬐年拂衣鄉舉玉山朱霞標映荆楚時一賦詩以吐風緒世故見塵嗒然不語

翟法賜

翟法賜潯陽柴桑人也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亦高節家居無事惟種竹辟命屢至嘆曰吾焉能易種竹之心於盤鱗樊鳥之閒哉終不詘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廬山喪親後不復還家以獸皮結艸爲衣不食五穀雖親親莫得見也州辟主簿舉秀才及散騎侍郎并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避徵聘遯迹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法賜隱迹廬山於今四世如佰以

王憲馳山獵艸以期禽獲慮致顛隕有傷聖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閒不知年月

翟氏傳隱法賜故超辟穀衣皮親故莫要巖石之閒歲月空寥匡廬四世互峙孤標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情親亾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采箬爲業以樵箬置道上恣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初怪之久而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資則櫂船送婦還孔氏天晴復迎之好飲酒

時爲詩詠州郡辟舉幷不就隱迹避人惟與同郡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對輒酣飲盡歡百年母以冬月亾衣無絮遂不衣緜帛常寒時就顗宿飲酒醉眠顗以臥具覆之百年覺引臥具去體悲痛曰緜定奇溫顗爲之泣起晚除太子舍人不赴顏峻爲東揚州發教餉穀五百斛不受孝建元年年八十七卒山中卒後蔡興宗守會稽求百年妻饋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比之梁鴻妻云

百年隱迹至孝鍾情醉感奇溫悲自心生婦篤其行伉儷相成夫子旣沒卻米修名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歲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小宅臨谿有山水之玩時復還山中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食郡府凡十二命皆不就常捃拾自給同捃者爭穟道虔則以所得與之後每事輒云勿令沈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融聞之爲作衣幷與錢一萬還盡分身上衣及錢供諸兄弟子無衣者年老菜食恆無經日之資琴書爲樂孜孜不倦元嘉時卒年八十二

彼沈居士捃拾自資鄉人有偷交媿其知釜食複衣

子弟是推固窮以老琴書不衰

郢野老人

郢野老人不知何許人也宋衡陽王義季獵於郢有老人帶苫而耕王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攸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大王誠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大王賜老夫不偏其私矣斯食也弗敢當問其姓名不言而退

郢野隴畝盤游王公一老擁耒陳厥田功賜食弗當

吩吁春風有心無名卓犖此翁

潯陽漁父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潯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輕舟凌波而來舟中漁父垂綸長嘯神韻瀟灑緬異之問曰有魚乎漁父笑曰吾釣非釣安所得魚緬益異之鶱裳涉水就而請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王道文明守在澥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先生何晦用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澥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何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

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悠然鼓櫂而去

潯陽漁父其釣非釣師彼夷惠忘憂爲道孫公諷之仰視而笑淸歌未終悠然夕炤

南朝齊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作郡禮致再三伯玉爲一出停郡信宿交數言而去宋孝建二年徵議曹從事

不就齊太祖即位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固辭疾建元
元年卒年八十六恆居一樓葬樓所
絕婦不婚我聞元璩剡中滅迹道親物疏皤皤黃髮
巍然樓居故人名郡偶囘鹿車

明僧紹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宋元嘉中再舉秀才辟功
曹不就隱長廣郡嶗山淮北沒虜南渡江齊太祖爲太
傅辟記室參軍不至弟慶符領青州僧紹乏糧隨之鬱
洲住弇榆山建元元年徵正員外郎不就太祖與崔思
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慶符罷州僧紹歸江乘攝山

太祖遺以竹根如意筍籜冠語慶符曰賢兄高尚吾郎不可接夢通幽人固已殁矣後聞僧紹往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沙門僧遠聞曰天子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遯辭不獲命有依戴公故事耳遂引去永明元年復以國子博士徵不就渤澥封追伯聞而歎曰身彌後而名彌先其明居士之謂與竟隱而歿

齊祖招隱沾沾足喜攝山定林寤寐伊邇水石自玩鑿坏相矢身後名先民思其軌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亾著嫡寢論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齊太祖爲揚州徵主簿不至榮緒惇愛五經嘗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戒并有禮敬之儀奈何孔孟欽焉喪墜於是著拜五經序論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

禮在李釋與慨臧公奉陳五經著論尊崇煥乎元几庚子日中被褐而拜一畝之宮

庚易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志性恬隱不交外物以文義自樂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驃騎參軍不至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者曰民樵采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中詔徵太子舍人不就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復徵司徒主簿不起卒

幼簡潔躬伍於麋鹿臨川下餉來牟百斛投耒致辭小人有祿願保自耕以介隱福

宗測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之孫也少靜退不樂人間常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吾竊有惑焉人誠不能感地金致江鯉固當用天道分地利安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永明三年徵太子舍人不就寫祖炳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將游名山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還代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以下皆贈行測無所受齎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長嘯不顧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遺贈遺不受命駕造之復避去後子響不告來奄至所住測巾褐對之終不交言侍中王秀之彌所

欽慕請陸探微畫測形與已相對後送弟喪還西留舊宅永業寺與庾易等往來講說隨王子隆命別駕宗忻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復以司徒主簿徵不就卒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

家貧親老仕宦之媒宗公與歎一往莫回廬山天半白雲崔嵬逸民績紀老班自隨

沈驎士

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家貧織簾誦書不與人物通鄉里稱為織簾先生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已鄰人得屐送前屐還之曰非卿

展耶笑而著之或勸驎士仕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元𣈆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元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隱餘千吳差山講經教授征北張承爲吳興請入郡驎士闢郡後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承屈作功曹驎士曰明府德履冲素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冠越各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蹈東𣲖爾承乃止昇明建武承元中累徵不就守操終老負薪汲水幷日而食恆憑素几鼓琴遭火燔書數千卷年過八十鈔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年八十六卒

織簾先生忘情蠟屐吳興山水往數晨夕老憑素几
抄書自適鐙火清熒皤然典籍

吳苞

吳苞字天蓋濮陽鄄城人也善三禮及老莊棲志窮谷
秉操貞固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教授冠黃葛巾竹麈尾
蔬食三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
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隆昌元年徵太學
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于蔣山南爲立館自劉瓛卒學
者咸歸之以壽終

吳苞栖志抱貞守素葛巾麈尾蔬食蓬累三十餘年

隱爲人師蔣山之南華館參差

孔道徽

孔道徽會稽山陰人也父祐有志行隱四明山太守王僧虔引爲主簿不屈道徽世其家風守志不仕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道徽兄子總亦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邱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就

孔氏三隱高情如新祐徽守志總也嶙峋飢驅易動矧逢要津美哉堅忍毋與悔鄰

南朝梁

何點

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也少感家禍不娶遨游人世不入城府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取醉而歸時人號爲通隱兄求卒蔬食不飲酒三年要帶減半宋世辟太子洗馬齊初累徵太子中庶子幷不就隱居東籬門園園內有卞望之冢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豫章王命駕相造從後門逃去司徒子良就見法輪寺遺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之又雅有人倫識鑒既老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婚希與婦見築別室以

處之人莫喻其意也梁高祖與點有舊踐阼賜鹿皮巾等物引入華林園詔徵侍中辭疾不詣天監三年卒年六十八

點也遁隱襟情無極卞令冢旁花卉紛植九泉映徹有酒努力蕭梁老公詎累胸臆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幼至孝性高峙與兒童戲即以穿池築山為樂年十五冠而見父曰願迹松子于瀛澥追許繇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於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親友呼為居士外兄王晏

貴顯數來詣孝緒孝緒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常食醬菜聞之云自王家便吐餐覆醢所居室惟一鹿牀竹樹環繞任昉尋其兄履之望而嘆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卒不敢造殷芸欲贈以詩孝緒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竟止天監中徵不至南平元襄王致書要之孝緒曰吾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耳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夫驥騄終不赴大同二年卒箸高隱傳凡若干卷

孝緒弱冠迹同居士潔躬不污慎及甘旨竹樹鹿牀人遠室邇富貴詎驕聊息塵累

諸葛璩

諸葛璩字幼玟瑯琊陽都人也少事徵士關康之臧榮緒博涉經史安貧守道未嘗懷刺邦宰曳裾府寺齊建武初辟議曹從事不就陳郡謝朓守東海下教餉穀百斛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勤于誨誘學者日至居宅狹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容處之天監七年卒

諸葛味道處約深居喜愠不見袪練清虛誨誘後學發摘晉書邦宰府寺無彼刺裾

沈顗

沈顗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爲人讀書不事章句獨處一室人罕見之顗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塡咽顗不至其門勃就之送迎不越閫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徵南郡王左常侍不就顗內行甚修事母兄孝友爲鄉里稱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永元中徵太子舍人俱不赴素不治家產齊末兵荒與家人幷日而食或有餽其粱肉者閉門不受惟采蓴荇供食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伐武康令樂楓以顗從役揚州別駕陸任馳書責吳興太守柳惲惲大慙表停之其年卒於家

高情沈公簪組莫衒顯者自傷貴不如賤食飽苻尊
役趨州縣名士苦辛急彼陸彥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博通經史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灌園爲業嘗出行見盜菘者遽退走母問故具以對母問盜誰何元琰曰向者退畏其媿恥今啓厥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共祕之居嘗不入城閉室之內如接大賓見者莫不改容沛國劉瓛表稱之齊建武二年徵安北參軍不赴梁天監中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年七十卒

奕奕伯珪博通謙退學圃承親諭迹自愛惠風晨沐清流夕溉抱影一室湛然元對

劉訏

劉訏字彥度平原人也生數歲父母繼卒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比長兄潔爲娉妻剋日成婚訏聞走匿事息乃還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主者檄召急訏挂檄於樹而逃與族兄歊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嘗著穀皮巾被衲衣遨遊山澤流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間意氣彌遠家貧苦隆冬無氈絮處之晏然自少至長無喜慍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

以不競勝之天監十七年卒年三十一

彥度挂檄悠悠遐風神姿高徹朗炤林中興物無競

和而不同卜築東澗爲樂保終

劉歊

劉歊字士光訏之族兄也十一歲讀莊子逍遙篇問難有情理及長亦不娶博學有文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辭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媿乎尤愛山水登高履險必盡幽遐人稱其有濟勝之具早思避世以母老不忍違離與訏隱居求志耆書籍相娛天監十七年著革終論明

年卒年三十二歊幼時嘗獨坐空室有老夫至門謂歊曰子心力勇猛能精死生惜不得久滯一方耳彈指而去

劉歊逵生少希莊叟長懷避世回翔慈母游思詩書高志猷猷周人無息取人無苟

南朝陳

馬樞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博極經史善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領南徐州刺史引為學士將薦於朝侯景亂舉兵援臺留書二萬卷以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徧

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秕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讓王嚴公傲帝千載美談固所不廢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於茅山陳天嘉元年文帝徵度支尚書不就鄱陽王臨州爲築別室卑辭遣使期必延致樞固辭以疾前後數反乃行旣至惡其崇麗於竹林間自營茅茨居焉樞時屬亂離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太建中卒年六十三

扶風高士泛覽羣書精言用舍抗志皇初京口泛宅

句曲隱居白燕翩翩邈光蘧廬

北朝魏

眭夸

眭夸趙郡高邑人也一名旭少有大度耽志書傳不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高尚不仕寄情邱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幼與崔浩善浩爲司徒奏徵夸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迫入都下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他事浩不能發言後酒閒拔詔書於夸懷夸起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

小名浩慮兮即還意夸來時乘一騾無兼騎乃以騾內廐中冀相維縻兮聞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出關浩嘆恨累時他日送兮驢兼遺所乘馬爲書謝兮兮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詠兮爲素服嘆曰崔公旣死誰能相容年七十五卒

眭夸大度美酒千鍾父沒不仕願爲老農風標峻絕出處異蹤世無崔公誰能更容

李謐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也博通諸經周覽百氏愛樂山水有絕世之心以公子徵拜著作郎推授弟郁州再舉秀

才公府二辟并不就謐不飲酒惟以琴書爲樂每日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絕迹下幃杜門卻埽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黃門侍郎甄琛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奏謐行義詔遺謁者奉冊謚謐貞靜先生

公子卻埽萬卷百城迹惟中踐樂無外營躑躅河尹遺恨李卿同升未展心違平生

鄭脩

鄭脩北海人也雅好經史隱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皮

冠艸服躬耕飲水屏迹人事不交世俗前後州將累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申表薦辟終不起

脩隱岐南蕭然高寄俛仰時運遺情天地力耕獨處畏茲多事糾糾武夫與纂相致

北朝齊

馮偉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嘉人也長八尺餘衣冠甚偉少從李寶鼎游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三十餘年趙郡王出鎮定州書幣下辟縣令身齎至門辭疾不起於是王命駕親詣將發縣令㝠皇自爲整冠履勸行不得已

乃出王候門迎肅分階而上留止賓館舉秀才固辭王知偉不屈以禮遣送歸益自匿郡守以下時造其廬爲置年酒一無所納門徒束脩皆不受耕而食蠶而衣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亭亭偉節煢煢奇姿隱形窮巷寫懷游思君王夙駕令宰晨趨詠歌堯老簞瓢不移

隋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爲令有書數千卷教授子姪文詡博覽文籍精三禮隋高祖引致天下碩學之士文詡

時游太學博士房暉遠等推重之右僕射蘇威就與語大悅勸令仕文詡固辭策杖東歸灌園爲業州郡累舉皆不應以德化人鄉黨爲移風俗每閑居無事從容嘆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撞几低徊久之時人方之閔損原憲焉年四十卒於家

河東文詡早讀父書遭逢當世袞袞石渠高冥不出憂道蓬居白駒流嘆名德若虛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徵迫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爾汝之高祖召與語不

苔賜之衣服至朝堂舍之被髮佯狂游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閒亦開肆賣卜國子祭酒何妥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然而笑曰是安用鄭元王弼乎微申辯荅辭義元妙論者以爲獨得非常人也卒隱亦

華山之隱玩世命駕公卿朝市行其笑罵亦混卜筮論易都下陳義實申元言若瀉

光緒十有八季太歲在壬辰仲冬月石埭徐士愷校刊

續高士傳卷之二終